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三藏起程陷虎穴

卻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。一二日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門寺。本寺住持上房長老，帶領眾僧有五百餘人，兩邊羅列，接至裡面，相見獻茶。茶罷進齋後，不覺天晚。正是：影動星河近，月明無點塵。

雁聲鳴遠漢，砧韻響西鄰。  
歸鳥棲枯樹，禪僧講梵音。  
蒲團一榻上，坐到夜將分。

次日，眾僧起來，收拾茶水早齋。玄奘穿了袈裟，上正殿佛前禮拜，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前往西天取經，但肉眼愚（原作「遇」）迷，不識活佛真形。願佛慈悲，早現丈六金身，賜真經，留傳東土。」祝罷，回方丈進齋。齋畢，那二從者整頓鞍馬，促趨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門，辭別眾僧。

三藏直西前進，行了數日，到了鞏州城。早有鞏州合縣官吏人等，迎接入城中。安歇一夜，次早出城前去。一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三日，又至河州衛。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。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衛軍官，同本處僧道，聞得是欽差御弟，上西方見佛，無不恭敬，接至（原缺「至」）福原寺安歇。安排晚齋。齋畢，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，天不明就行。及雞方鳴，隨喚從者，出離邊界。

這長老心忙，太起早了，只好四更天氣。一行三人，連馬四口，迎著清霜，看著明月，行有數十里遠（原缺「遠」）近，見一山嶺，只得撥草尋路。說不盡崎嶇難走，又恐怕錯了路徑。正疑思之間，忽然失足，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。三藏心慌，從者膽戰。卻才悚懼，又聞得裡面吶吼高呼，叫：「拿將來！拿將來！」只見狂風滾滾，擁出五六十個妖邪，將三藏、從者揪了上去。這法師戰戰兢兢的，偷睜眼觀看，上面坐的那魔王，十分兇惡，真個是：

雄威身凜凜，猛氣貌堂堂。  
電目飛光豔，雷聲振四方。  
鋸牙舒口外，鑿齒露腮旁。  
錦繡圍身體，文斑裹脊梁。  
鋼須稀見肉，鈎爪利如霜。

東海黃公懼，南山白（原作「南」）額王。

唬得個三藏魂飛魄散，二從者骨軟筋麻。魔王喝令綁了，眾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。正要安排吞食，只聽得外面喧嘩，有人來報：「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。」三藏聞言，抬頭觀看，前走的是一條黑漢，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。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裡面，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。熊山君道：「寅將軍，一向得意，可賀！可賀！」特處士道：「寅將軍丰姿勝常，真可喜！可喜！」魔王道：「二公連日如何？」山君道：「惟守素耳。」處士道：「惟隨時耳。」三個敘罷，各坐談笑。

只見那從者（原缺「者」）綁得痛切悲啼，那黑漢道：「此三者何來？」魔王道：「送上門來的。」處士笑雲：「可能待客否？」魔王道（從「此三者」至「魔王道」原缺）：「奉承！奉承！」山君道：「不可盡用，食其二，留其一可也。」魔王領諾，即呼左左，將二從者剖腹剝心，剝碎其屍，將首級與心肝奉獻二客，將四肢自食，其餘骨肉，盡分給各妖。只聽得（原作「得聽」）嗚嗚之聲，真似虎啖羊羔（原作「羊」）。霎時食盡，把一個長老，幾乎唬死。這才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。正惶慌之間，漸漸的東方發白，那二怪至天曉方散。俱道：「今日厚擾，容日竭誠奉酬。」方一擁而退。

不一時，紅日高升。三藏昏昏沉沉，也辨不得東西南北。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來。走上前，用手一拂，繩索皆斷。對面吹了一口氣，三藏方蘇。跪拜於地道：「多謝老公！搭救貧僧性命！」老叟答禮道：「你起來。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的從人，已是被怪食了，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？」老叟用杖指定道：「那廂不是一匹馬、兩個包袱？」三藏回頭看時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並不曾失落，心才放下。就問老叟曰：「拜問公公，此處是甚所在？公公何由在此？」老叟道：「此是雙叉嶺，乃虎狼巢穴處。你為何墮此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雞鳴時，出河州衛界，不料起得早了，冒霜撥露，失落此地。見一魔王，兇頑大甚，將貧僧與二從者綁了。又見一條黑漢，稱是熊山君；一條胖漢，稱是特處士，走進來，稱那魔王是寅將軍。三個把我二從者吃了，天光才散。不想貧僧有此大緣，感得公公相救。」老叟道：「那處士者是個野牛精，山君者是個熊羆精，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。左右妖邪，盡是山精樹木，鬼怪蒼狼。只因你的本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。你跟我來，引你上路。」三藏不勝感激，將包袱擡（原作「稍」）在馬上，牽著韁繩，相隨老叟，徑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。卻將馬拴在道旁草頭上，轉身拜謝那公公，他遂化作一陣清風，跨一隻朱頂白鶴，騰空而去。只見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，書上四句偈（原作「揭」）言為證：

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來搭救汝生靈。  
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為艱難報怨經。

三藏看了，對天禮拜道：「多謝金星，度脫此難。」拜畢，牽了馬匹，獨自個孤孤淒淒，往前苦進。這嶺上真個是：